

第十八章 緣來是她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有風自南來，飛蓬入我懷。

懷中花骨朵，原為君子開。

琴瑟難相伴，歲月催人來。

投我木瓜者，報以瓊琚牌

—

聽見這句很新鮮的俏皮話，這位姑娘擔憂的眼神中閃過一絲笑意。

範閑微笑望著她，輕聲說道：“還要在裏麵藏著嗎？”

姑娘家微羞搖了搖頭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外麵傳來了找人的聲音：“小姐，您又跑哪兒去了？”白衣女子容顏一點，知道自己要走了。

範閑也知道肯定是來找她的，看著她的神情，心中無由升起一股失落感，似乎害怕今天分離之後，再也無法找到這位姑娘，微急問道：“明天你還來嗎？”

她搖搖頭，表情有些黯淡。

“你是正殿那位貴人的家人？”範閑試探著問道。

這位女子想了想，笑了笑，沒有回答他，卻從香案上鑽了出來，像陣風一樣地跑了出去，在臨出廟門之前，回頭望了範閑一眼，又看了一眼手上拿著雞腿，可愛的吐了吐舌頭，心想這要讓舅舅看見了，一定又會責罵自己。

她眼睛骨碌一轉，跑了回來，將雞腿遞到範閑手裏，然後笑著擺擺手，就這樣跑出廟門。

再也沒有回來。

...

範閑有些呆呆地半跪在蒲團上，確認先前看見的並不是上天派來的精靈，低頭看著手上的雞腿，啾啾傻笑了起來。他心裏下了決定，任憑挖地三尺，也要在京都找到這個女子。如果對方還沒有許人家...不對，就算與別家的濁物混蛋有了婚約，老子也要搶過來！

等他手中拿著油膩膩的雞腿走出慶廟的門口時，遠遠看見一行車隊正往東麵走了，他知道那個白衣女子一定就在那個車隊裏。

落日映照著道路兩旁的青青樹木，讓那些葉子都像是燃燒了起來。

範閑下意識裏舉起雞腿啃了一口，忽然想到這雞腿也是在那姑娘的香唇邊經過，心中也燃燒了起來。

“雞腿啊雞腿，能讓那位姑娘啃上一啃，你真是人世間最幸福的雞腿。”

他笑眯眯地，微笑著往京都中心走去，找不到回範府的路也不著急了，內心深處十分感謝那位吃糖葫蘆的小孩兒。而在他身後不遠處，一個他真正應該感謝的瞎子，正握著根竹棍，沒入了暮色之中

—

宮典的心情就不像範閑這麼好。今天陪老爺出來散心，卻沒有料到中途出了這麼多事，先是那個不知誰家的少年居然能夠穿過自己屬下侍衛的暗中封鎖，跑進了慶廟，接著是那個小姑娘居然在眾人的眼光下溜到了偏殿，真不知道

那些老嫗嫗是幹什麼吃的。

但他又無處去發怒，因為老爺的臉一直陰沉著，似乎十分生氣，看來那封加密的書信裏寫著什麼令他很高興的內容。

“宮典。”馬車上的貴人冷冷喊道，他向來不喜歡坐轎子，這是從二十年前養成的習慣，“陳萍萍如果還不肯回來，你就派隊人去把他抓回來。”

“是。”宮典領命，心頭卻在暗暗叫苦，心想這個差使誰能辦的好？

見馬車裏安靜了下來，宮典暗中吐了一口氣，輕鬆了些，回頭看見後面那些垂頭喪氣的侍衛，卻又是一陣大怒。先前這些侍衛在慶廟外麵暗中潛藏，誰知道竟然被人全部給弄暈了過去，而且連是誰下的手都沒有看到！

也就是因為這樣，那個少年才能如此輕易地走進暗中戒備森嚴的慶廟。

宮典的眉頭皺了起來，心想是誰能有這種能力，同時間無聲無息地弄暈八名五品侍衛？這簡直已經是四大宗師級的水準！如果...對方是個刺客？...他的心頭一陣畏懼，不敢繼續推展下去，心裏卻知道，回去之後，一場暗中的調查即將展開了。

在隊伍最後的一輛馬車，與別的馬車都不大一樣，車窗上是些很幽雅的花朵裝飾著。先前與範閑在慶廟中尷尬對視的白衣姑娘此時正半倚在座位上，唇角似笑非笑，似乎還在回憶著什麼。

一旁的丫環見小姐難得如此高興，心情也輕鬆了起來，湊趣問道：“小姐，今天遇見什麼好事了？”

那姑娘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每次和舅舅出來，都挺高興，至少比呆在那個陰氣沉沉的房間裏要強上許多。”

丫環嘟著嘴說道：“可是禦醫說，小姐這病可不能吹風的。”

一聽到病這個字，那位姑娘的神情便落寞黯淡了起來，想到先前遇見的那位漂亮少年郎，心情才稍好了一些，在心裏默默想著，自己生來命薄，眼看著便沒多少日子了，能碰見那個人，這應該是高興還是悲哀呢？

她接著想到那件牽涉到自己的傳聞，想到那個範府子弟，雖然母親大人反對，那個陌生的父親似乎也反對，但是...誰又能拗得過舅舅呢？想到這裏，她心中一片憂愁，胸口一甜，趕緊扯過一方白帕捂在唇邊。

幾聲咳後，方帕上已上點點鮮血。

丫環見著慌了手腳，帶著哭音說道：“又吐了，這可怎麼是好。”

姑娘家淡淡一笑，想起那個少年郎說過的話，輕聲笑道：“這有什麼？吐啊吐的，自然就習慣了。”

丫環啊了一聲，十分驚愕，沒聽懂是什麼意思，以為小姐已經病的糊塗了

入夜時分，範閑才狼狽不堪地回到範府，他暗下決心，以後出門一定要把藤子京綁在腰上。

此時範府早就開飯了，四個人正在桌邊等他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司南伯臉上卻沒有什麼表情，柳氏也是滿臉溫和笑容，一點不見尖酸之態。

他小聲解釋了幾句後，範若若笑了起來，心想哥哥也太糊塗了些，就算找不到自家馬車，那隨便在車行雇輛車也是好的。範閑卻根本沒有想到馬車行，所以隻好苦笑著忍受範思轍小朋友的嘲笑。

吃完飯後，一家四口開始打馬吊，其樂融融乎，範思轍像個帳房先生一樣，拿著個算盤在一旁看著，幫大家計籌。

柳氏的眼中閃過一絲悲哀，卻強忍著對親生兒子恨鐵不成鋼的怨氣，微笑與範閑搭著話。

（今兒三章齊了，搞了一個星期，累慘，出門喝酒放鬆放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）

